

A Gun for Sale

Graham Greene

格雷厄姆·格林文集

一支出卖的枪

傅惟慈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 Gun for Sale

Graham Greene

Graham Greene
格雷厄姆·格林文集

一支出卖的枪

傅惟慈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支出卖的枪/(英)格林(Greene, G.)著;傅惟慈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9

(格雷厄姆·格林文集)

书名原文: A Gun For Sale

ISBN 978-7-5327-5151-8

I. ①—… II. ①格… ②傅…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 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3003 号

Graham Greene

A GUN FOR SALE

Copyright © Verdant S. A., 1936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7-895 号

一支出卖的枪

[英] 格雷厄姆·格林/著 傅惟慈/译

责任编辑/管舒宁 装帧设计/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41,000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7-5327-5151-8/I·2931

定价: 2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享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T: 021-36162648

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英国大师级小说家。他悲观厌世到极点，却又最关注灵魂的挣扎和救赎；他作品中“恶”无处不在，暴力、犯罪、背叛、堕落比比皆是，可最惊心动魄的却是个人内心的道德和精神斗争；他作品中的人物卑琐、绝望至顶点，可是污泥中却能绽放人性的光彩；他称得上是20世纪最严肃最悲观最具宗教意识的作家，可同时又是讲故事的圣手，是20世纪整个西方世界最具明星效应的大师级作家之一、英国20世纪读者最多的小说家之一。

格林将自己的作品分为“严肃小说”和“消遣小说”两类，《一支出卖的枪》是其“消遣小说”中的名作。在这部融合了惊险电影和冒险小说的书里，作者塑造了一个非正统的反英雄式人物——一个容貌有缺陷、自我厌恶、对人生充满仇恨的杀手，通过描绘一场因一起国际暗杀案引发的双重追捕，隐喻了一个充满洛伦兹效应的政治世界。

砰的一声,《一支出卖的枪》开场了。“莱文并不把谋杀当作一回事。他只不过在做一项新工作。”这个开头将我们准确无误地带进侦探惊险小说的世界——一个有着卖力的警探、活泼的姑娘且笑里藏刀的世界,里头的对话像煮了二十分钟的鸡蛋一样强硬,情节发展又快过威士忌融化冰块。在起始的几行里,我们仿佛听到了《布赖顿棒糖》(1938)那个著名的开头里那串熟悉的句子:“海尔在布赖顿还没有待上三个钟头,就知道他们打算干掉他了。”我们也能在不胜枚举的阴暗的惊险作品中听到这种推进模仿,一路过来,直到詹姆斯·埃尔罗伊^①1997年的杰作《冰冷的六千美元》,那书是这样断然开始的:“他们送他去达拉斯,让他把那个叫温德尔·德菲的黑人恶棍干掉。”

作品三下五除二就把我们带进轮盘赌上那个黑色数字的世界。就算你不了解这种类型的电影和小说,你也会熟悉这些黑色的意象。两个穿着外套、戴着浅顶软呢帽的职业杀手走向餐馆的剪影。一辆沿街巡行在人行道边的奔驰越野车。一个面容不清、穿着束腰外套、立在路灯白色光晕中的人影。一个窝着手围住点着的火柴的男子。“黑色电影”这一提法最早要追溯到1946年的巴黎,当时的法国电影人正为一种新类型的好莱坞影片寻找标签。20世纪30年代末,主流好莱坞的虚幻世界开始

孕育出大量黑色电影知音。黑色电影步入的是一个充满了恐惧、神经质，还有深不可测的欺诈的世界。里头的“英雄”都是些邋遢的私人侦探、密探、杀手、流氓或罪犯。警察则贪赃枉法，机构专制，近乎邪恶。背景肮脏、混乱，多是城市。对话简洁。少有动词，没有圆满的结局。情节驾驭人物，而不是依靠别的方式。一切都带着突兀的卡拉瓦乔^②式的明暗对比，被投掷在过度假式化的灰色中。

20 世纪 40 年代经典黑色电影大行其道，而 30 年代则是这一风格在电影和文学上的形成时期。《一支出卖的枪》便是其中一分子。“你对一部电影的要求，”用黑色电影导演让-吕克·戈达尔含蓄的说法，“无外乎一个姑娘和一支枪。”格林的第五部小说，正是由这两个要素构成的。

这支“枪”是一个名叫莱文的刺客，此人受雇暗杀捷克国防部长。刺杀成功后莱文回到英国，联络人查姆里用偷来的钞票向他支付酬金，结果让他险些遭捕。莱文一心复仇，却不知他的暗杀行径给了世界一个战争的借口，他一路追踪查姆里到了英格兰中部的诺维治。途中，他抓了一个“姑娘”安·克劳戴尔当作人质，而安恰好是调查警司吉米·麦瑟尔的女友。麦瑟尔赶赴诺维治追捕莱文，而莱文则是在追踪查姆里及其躲在暗处的后台老板。随着这双重追捕趋向白热化，世界也离战争愈来愈近。

《一支出卖的枪》出版于 1936 年；到了 1942 年，它将被改编成逊色一些的《这支出租的枪》，一部美国低级小说家 W. R. 伯内特（影片《小恺

① James Ellroy(1948—)，美国犯罪小说家、散文家。

② 意大利早期巴洛克画家。

撒》、《夜困摩天岭》、《夜阑人未静》编剧)与人合写的剧本。影片的宣传海报上画着艾伦·拉德饰演的莱文站在明亮的角灯下,身后的白墙上投着一只乌鸦的影子。格林并不认同伯内特的剧本,但他也无法拒绝电影的存在,因为他的小说——比如 1934 年以前的作品《斯坦布尔列车》——显然就有改编的企图。

电影对《一支出卖的枪》的影响随处可见。在这部 B 级片的眉题里可以瞧见:“他最明显的感情就是仇恨”;“他是仇恨抚育大的”;“走路的时候,他忍受着内心的冷酷”。同样,在不时切换的镜头中,在伦敦街道和诺维治郊区长长的全景镜头中也能见到。最明显的就是在那些大量的、突然的、不怀好意的特写镜头中:表情、物件还有身体某部分的近景——戴维南先生那张“怒容满面、肉皮耷拉着的大脸”,让莱文羞耻无比的豁嘴,查姆里那“戴着宝石的手指”,抑或是医学院学生用来狂欢作乐的防毒面具。

两种主要的文化影响汇合于《一支出卖的枪》里,首先是惊险电影。其次就是冒险小说。格林常提到 H. 赖德·哈格德^①、玛乔丽·鲍恩^②和约翰·巴肯是他喜爱的作家。正是从巴肯的《三十九级台阶》中——苏格兰边境荒原上的追捕场面,这些场面本身就是在向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绑架》致敬——格林学会了如何控制追逐的速度,也学会了如何将惊心动魄的场面变成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手段。这些作家告诉格

① H. Rider Haggard (1856—1925), 英国小说家, 著有冒险小说《所罗门王的宝藏》。

② Marjorie Bowen (1885—1952), 英国小说家, 以写恐怖作品著称。

林,就像他曾经说的,“情节(动作)要比推理(思考)来得简洁、明快。”

不过,格林的冒险小说与爱德华七世时代的那些作品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相异的。巴肯的间谍惊险小说及其同类作品,塑造的是完美又合群的英雄:具有爱国情怀的男人及公平游戏的道德规范。格林的呢,相形之下,主角则是非正统的反英雄——受私利和自我厌恶驱使的人——莱文就是其中一个,也是最黑暗的几个之一。这是一种必要的修正: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惊险作品中那种陈旧、温和而又简单的价值体系,依格林看,在弱肉强食、偏执多疑、无人导引的 20 世纪 30 年代似乎是无以立足的。1936 年,格林写道,不列颠“不再是一个巴肯的世界”:

就算对一个学生来说,在帕斯尚尔^①,爱国主义也失去了吸引力,英帝国第一次使人想起了比弗布鲁克的十字军^②,在大萧条的年代里,是很难相信伦敦城和不列颠宪法的高尚意图的。反饥饿游行似乎比政治家更现实。

鉴于其火暴的情节和广受欢迎的影响,《一支出卖的枪》可谓一部极其文学的小说。正如奥威尔精通的是艺术化的朴素风格,奥登是将左翼观点与大众诗歌形式相结合,格林则将惊险小说作家的技艺与纯文学的微妙融合在一起。他的目标——如同 20 世纪 30 年代众多的英国作家一

① 1917 年一次大战期间,英国连同加拿大军队在比利时的帕斯尚尔与德国军队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拉锯战,此战役伤亡人数惊人,盟军超过 32 万人伤亡,德军则有 26 万人。

② 指 1929 年英国报业巨头,保守党决策人比弗布鲁克在英帝国发起了一场自由贸易运动,其旗下的《每日邮报》报头增加了一个十字军战士的标识。

样——是让高雅文化搭上更大马力的低俗文化机车。

格林的文学技艺体现在小说精心的样式上：那些意象——红色浆果，性情乖僻，其貌不扬，吞吞吐吐——一再出现，贯穿全书，相互影响，强化着主题。于是乎，比如马尔库斯爵士，这个罪恶的军火巨头，将一个伤疤掩藏在胡子底下；一个将他象征性地与他的复仇者豁嘴莱文联系在一起的缺陷。继而还有许多关于灯泡的意象：安屋里那盏“灯泡昏暗”的灯，照亮姚葛尔医生那肮脏诊所的“光秃秃的灯泡”，那个就像“一个荒凉的大冰块，在无边的黑暗中移动着”的地球——这是一个无声的意象，却蓄意唤起了拜伦诗作《黑暗》的后启示时代文学世界，那里“冰封的地球球体/盲目转动，在无月的天空下笼罩幽冥”。所有这些球体，当然，都是在向我们预示莱文那些所作所为的后果。我们慢慢知道了莱文永远也不会知道的那些内情：他暗杀捷克部长——冒充是塞尔维亚激进分子的行为——幕后主使是马尔库斯爵士，其确切的目的是挑起世界大战，从而让军火工业大发横财。这是一个洛伦兹效应^①的地理政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起个别的暗杀可以引发无数人的杀戮。

令《一支出卖的枪》里的人物全神贯注的那些恐惧——对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的恐惧，对可能发生的毒气战的恐惧，对邪恶政权的恐惧——都将兑现，并令格林的第一批读者感同身受。格林选择军火制造商作为作品的反派极其合乎时宜。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左翼政治理论

① 即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提出的“蝴蝶效应”（意即一件表面上看来毫无关系、非常微小的事情，可能带来巨大的改变）。

已经越来越将过去的战争和未来战争的罪过放在资本主义制度门口,后者被用来依靠金钱毒害着国家道德。尤其是,这种理论谴责了政府与军火商——维克斯,克虏伯,斯柯达,施耐德-勒克勒索——之间那巨大的连锁利益。一系列带有戏剧化标题、详述这一假说的书出版了:《死亡与利益》(1932),《血淋淋的交易》(1933),《死亡推销员》(1933)。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客观公正却又最具谴责性的 H. C. 恩格尔布雷希特与 F. C. 黑尼根合著的《死亡商人:国际军火工业研究》(1934),该书导致了 1935 年皇家调查委员会对英国“战时交通”的调查。

马尔库斯爵士这个人物——一个死气沉沉,却致命、具有毁灭性的地狱天使,对于他来说,同飞涨的股票价格相比,杀戮荼毒实在不算什么——会因此而为公众所熟悉,同样,公众也会因此而熟悉充斥于小说——报社,大街,姚葛尔医生的诊所——的那则令人激动又紧张的内幕新闻,由“军火股票”所制造的杀戮新闻。

《一支出卖的枪》里的人几乎无一不是伤痕累累、贪赃枉法、报复心切,或者三者兼而有之。想想那个淫荡的戴维斯先生,色迷迷地猎食着他的歌舞女演员,或者想想那些用胳膊肘推来搡去,等着诺维治的一次义卖会开幕的妇人:“这些人很可能,”格林让那个忧心忡忡的牧师说道,这是书中鲜有的几处幽默的火花之一,“把门撞开,闯进来。”那些为数不多,却确实存在的充满怜悯的场面则藏匿于龌龊不堪中:对于无生气的爱情的表现,比如,内心卑鄙的阿基和他更为歹毒的妻子在面对莱文时,两人之间所传递的那种爱。

在这么多痛苦的人物当中,最苦的还是莱文:我们的凶手兼侦探,我们的英雄兼恶棍。仇恨,格林夸张地写道,“把他塑造成这样一个又黑又瘦、杀人成性的汉子。他一个人孑孓在雨地里,被人追捕着,一副丑陋的脸相……他对任何人也从来没有过一点点温情。”恰恰相反,莱文甚至并不邪恶——这就是他越发发人警醒的地方。

格林在某处写道莱文仿佛有“冰块在胸口”。这话叫人不由得想起他的自传《一种生活》(1971)中的那句名言,“作家的心头有个冰块”。格林回忆起孩提时代因阑尾炎住院,有个十岁的男孩断了条腿,被抬进病房。父母被告知可以回家了,可他们离开没多久,孩子出现了并发症。父母被叫了回来:男孩死了。当其他病人用无线电耳机挡住母亲的痛哭声时,格林注视着、聆听着。“这就是,”他冷冷地推想道,“有朝一日我可能需要的东西。”

杀手莱文同小说家格林之间的相似之处远不止无情这一点。对自由的人道主义的虔诚,两人都显示出深恶痛绝。《一支出卖的枪》,实际上,可以视作格林长期致力于摧毁那套——照海韦尔·威廉^①精心描述起来就是,“英国的伦理宗教:一种衰落的、渐渐陷入世俗的空想社会改良家不可知论的自由新教”——东西的开始。格林的肮脏、欺诈和亡命,与19世纪强大的革新、仁爱和博大三要素大唱反调。他的主要作品,从《斯坦布尔列车》(1932)开始,在《一支出卖的枪》里强化,直面并且不断冒犯那顽固的宽宏的英国式信念,即所谓真理与情理对那些具有理性和

^① Hywel Williams(1953—),英国下院议员。

乐观的善意之人来说永远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为什么格林小说的主题总是复杂的,为什么好人有时倒霉透顶,为什么恶人的结局,即便不是走运,至少也能全身而退。他的人物存在于这样一个道德世界里,那里善与恶并非泾渭分明、势不两立,而是一点一点相互渐变。

这种暧昧的悲观主义——或曰清晰的现实主义——一直贯穿到《一支出卖的枪》的结尾。安与麦瑟尔待在从诺维治返回伦敦的一节列车车厢里。望着乡村向身后飞驰而去,两人都知道——格林的第一批读者也会知道——世界大战并没有被阻止,不过是推后了。“田野从路轨两旁向后奔驰,暗影越来越浓,”麦瑟尔凝视着窗外想道,“至少有几年的时间这片土地可以暂时享受到太平了。”确切地说,只有三年。^①

罗伯特·麦克法兰^②

2005 年

(管舒宁 译)

① 《一支出卖的枪》出版于1936年,1939年二战爆发。

② Robert Macfarlane(1976—),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

第一章

莱文并不把谋杀当作一回事。他只不过在做一项新工作。干起来需要小心,得用脑子。杀人与仇恨无关。过去他只见过部长一面:有人把他指给莱文看过,当时部长正视察一个新住宅区,从悬着小灯的圣诞树中间走过去。部长穿得邋里邋遢;他没有朋友,人们说他爱的是全人类。

在欧洲大陆的宽阔的街道上,冷风刮得莱文脸生痛。不过这倒是个很好的借口,可以翻起大衣领子,把嘴遮住了。干这行事豁嘴是个非常不利的条件。小时候缝得太不好了,直到现在上嘴唇还扭扭着,留下一个疤痕。一个人要是老带着这么一个鲜明的标记,干事的时候手段自然也就得毒辣了。从第一次干这种买卖起,莱文就不得不把每一个可能当见证的人消灭掉。

莱文夹着个公事包。他同任何一个下班回家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两样。他的黑大衣有点儿神职人员的派头。他在街上健步行走的样子同成百个同等身份的人也毫无差别。薄暮初降,一辆从身旁开过去的电车已经亮起灯来。他没有上这辆车。一个俭朴的年轻人,你也许会认为,省着钱为了养家。也许现在他就是去会女朋友。

但是莱文从来没有女朋友。豁嘴妨碍了他交朋友。从年纪还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豁嘴多么叫人恶心。他走进一幢灰色的高大的楼房,从楼梯走上去,一个怀着满腔怨气、乖戾、狠毒的身影。

在最高一层公寓套间外边他把公事包放下,戴上了手套。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把剪刀,剪断了电话线;电话线是从门框上边沿着电梯升降机井通到外面去的。之后他开始按门铃。

他希望只有部长一个人在家。这套位于最高层的公寓房就是这位社会主义者的住宅。他一个人住在这儿,室内布置极其简单。莱文被告知说,他的秘书每天六点半离开这里;他对自己用的人是很体贴的。但是莱文来得稍早一些,部长又拖延了半个小时。开门的是个女人,一个戴着夹鼻眼镜、镶着几颗金牙、已经有了一把年纪的女人。她的帽子已经戴在头上,大衣搭在胳膊上。她马上就要离开这儿;有人把她耽搁住叫她非常生气。不容莱文开口,她就用德国话抢白他说:“部长现在有事。”

他本来想把她放过去的;倒不是他对多杀一个人有什么顾虑,而是因为他的雇主不愿意叫他干超出了他们要求范围的事。他一句话不说地把介绍信递过去。只要她没听到他的外国口音,没发现他的兔唇,她的命就保得住。她一本正经地把信接过去,举到眼镜前面。不错,他想,这个女人是近视眼。“你先在外边等一会儿。”她说,转身走进屋里去。他听到她那唠唠叨叨的女管家的声音;她又从门道里走出来。“部长可以见你。请跟我来。”他听不懂她说的外国话,但是从她的姿势,他知道她的意思。

他的眼睛像一架暗藏的照相机,一下子就把屋内的一切拍下照了:书桌、扶手椅、墙上的地图、通向里间卧室的门,俯瞰着光亮、寒冷的圣诞节街道的大窗户。一个小煤油炉是这个房间的唯一取暖装置,部长现在正用它烧着一只平底锅。书桌上一只厨房用的闹钟正指着七点。一个声

音说：“艾玛，再放一只鸡蛋吧。”部长从卧室里走出来。刚才他想把身上的衣服弄干净，但是却忘记掸掉裤子上的烟灰了。他的手指上还沾着墨水迹。女秘书从书桌的一只抽屉里拿出一个鸡蛋。“还有盐。别忘了盐。”部长说。他用缓慢的英语解释说：“放一点儿盐，鸡蛋壳就不裂了。坐下，我的朋友。别客气。艾玛，你可以走了。”

莱文坐下来，眼睛盯住了部长的前胸。他在想：我根据这只闹钟给她三分钟时间，叫她走远。他的眼睛盯在部长的前胸上：我的枪就对着那个地方打。他把外衣的领子放了下来，他看见这个老头儿看到他的豁嘴唇目光往旁边一闪，感到一阵无比气愤。

部长说：“我已经有几年没听到他的消息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从来没有。我可以给你看看他的照片，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他还记着我这个老朋友，真是太好了。他现在已经是是个有钱有势的人了。回去以后，你一定得问问他，还记得不记得当初——”一阵铃声突然刺耳地响起来。

莱文想：电话？我已经把线掐断了。铃声搅扰了他的神经。但那不过是书桌上的闹钟在响。部长把闹钟关上了。“煮好了一个鸡蛋。”他说，俯身到平底锅上。莱文打开了公事包，公事包的盖子上塞着一支安着消音器的自动手枪。部长说：“很对不起，闹钟把你吓了一跳。你知道，我愿意鸡蛋只煮四分钟。”

过道上一阵脚步声。门开了。莱文在椅子上气冲冲地转过身去；他的豁嘴唇在发亮、刺痛。进来的是女秘书。他想：我的上帝，看看这家人，人家想干净利落地把事干掉，他们都不让。他忘记了自己的嘴唇，他